

大城小事

## 豫园里,花灯下

■ 陈海波

在刚刚过去的元宵节里,上海豫园的灯会亮点十足、广受好评,以至于我白天、夜晚先后两次去“人从众”里轧闹猛。融入久违的人气,心里难免激动又感慨,这才是过年呀!

白天的豫园,花灯虽还没亮,但那些参差楼阁、峥嵘山石、巍峨湖水就很有看头,透着一股子奇秀甲江南的古典园林气质,精巧雅卓。老底子的建筑,雕花回廊,无一不是慢工细活,耐看得很,建筑在设计美的同时,也让身处其中的人有了慢下来的闲适感。

晚上亮灯后的豫园就更不用说了,五光十色花千树,姹紫嫣红不夜天,千灯启明,红火又震撼。今年的豫园灯会以中国传统神话《山海经》为蓝本,以“山海奇豫记”为主题,通过非遗彩灯与多媒体及AR共同打造璀璨灯海。“豫”字用得也巧,既是指在“豫园”的“奇遇”,同时“豫”字本身自带平安、安泰之意,也是寄语新年的一份祝福。

亭台楼阁间,移步易景,瑞兽仙草们幻化为彩灯,与人们邂逅,山海奇幻徐徐展开,美轮美奂,让人应接不暇。踏步九曲桥上,仙草彩灯蜿蜒相迎,将人带入浪漫奇幻的上古仙境,好一番沉浸式的体验。湖畔的船舫里,一侧的人们倚着栏杆望向湖心,继续沉醉在旖旎的幻梦中,另一边,长长的队伍已在为坐进南翔馒头店大快朵颐做好了准备。

看着璀璨的霓虹缤纷,不由想起那句“艳艳灯笼高高挂,唯求福祉百万年”,告别了连续几年避免聚集的谨慎与克制,如今,来来往往的人流摩肩接踵在园里穿梭,填满横横竖竖的巷子,编织起节日的喜悦与欢乐。是的,我们太需要这样的红火和热闹了。

豫园一直是上海最有年味的去处之一,花灯之外,在网络购物尚未发展起来的那些年里,春联福字、灯笼爆竹,很多人都爱到那里采买,再走一走亭台楼阁,逛一逛曲廊回环,吃一份蟹粉小笼或是到绿波廊潇洒一回。那是豫园留给我们的回忆,它在很多人心中洒下美好的白月光。

400多年的豫园仍发着光,有些可惜的是,如今过年的气氛不再有众星捧月的盛景,这也使豫园在上海本就略显冷清的年味中更显珍贵。豫园是一处地方,花灯是一件物品,但豫园里,花灯下,是传统与民俗在传承绵延,也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信赖、热忱与期待。有太多本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正在经历默默无闻的基因改造,这些文化需要落地,这些文化更需要回归生活。

想起来,无论是花灯还是烟花,之所以能陪伴中国人几千年,并在不断的社会发展中得以保留和发展,足以证明它们存在的必要性和生命力。它们来自一个古老的世界,也可以融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它们展示着一个古老的世界,更可以激励启发一个新的世界。这是多美妙的珍宝啊!

人物剪影

## 蜡梅,芬芳四溢

■ 潘镜平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欣赏着毛主席的诗作《咏梅》,我眼前浮现出一株不畏严寒、昂扬挺拔的蜡梅,它让我想起一个人——朱梅娟。

朱梅娟是浦东新区书院镇中久村村民,“腊梅”是她的微信昵称。她是一位业余文艺爱好者,有着甜美的嗓音,歌唱得相当好。20世纪80年代,她曾是文艺工厂的职工,沪剧、小品、歌曲、舞蹈样样在行,曾出演过《庵堂相会》《爱情的审判》等沪剧,受到群众的好评。后来,她在自己的住房里开了一家小饭店,生意红火。但她那一颗文艺之心不曾泯灭,时刻想着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要为乡亲们增添点文化生活。

有一次,她到闵行区鲁汇镇拜访朋友,朋友知道她喜欢文艺,就邀她到镇上看文艺表演。她看到,鲁汇镇不仅有自己的文艺演出队,还有戏剧、小品、舞蹈、歌曲、曲艺等各种文艺节目,很受村民的欢迎。这深深地触动了她,心想若自己所在的镇也能搞这样的文艺演出,既可以丰富乡亲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又可以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该多好啊!

她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书院镇文化中心和久村村干部的支持。但纸上谈兵容易,实际办起来却碰到不少困难。要说文化资源,他们镇不缺,难的是整合。原来,她当年的文艺伙伴早已散落各地,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做了奶奶。但她不气馁,迎着困难上,千方百计寻找文艺伙伴,好不容易凑齐了十几个人,临时搭起了演出班子。伴奏乐队也是忙了一阵子才凑齐。有一位拉二胡的乐师,邀过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是朱梅娟后来亲自登门拜访,诚恳的心意打动了,才把他请来的。

人齐了,可演出是要场所的,这个场所还要有一定的规模,最好有能容纳200名观众的厅。看了多个地方都没有中意。怎么办?她经过再三考虑,想利用自己小饭店的餐厅来做演出场所,这样就可以腾出演出场所来了。她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丈夫的支持,于是就义无反顾地把餐厅改成了演出厅。

接下来就是装修房子、布置舞台,还要购买音响、话筒等设备,这些都需要钱。朱梅娟自掏腰包,拿出了五六万元钱搞装修、买设备,并且还拿出部分资金作为日常活动费用。

朱梅娟把这个家庭式的文艺场所起名为“百姓小舞台”,初定每周六晚为演出时间,以便周围乡亲们都能来免费看演出。

朱梅娟的家就在三个村的交界之处,又在公路的旁边,演出伊始,就来了不少人。朱梅娟亲自参加演出并主持节目,优雅大方、美丽从容的形象一出现在舞台上,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丰富的演出节目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但时间一长,问题又出现了。老是沪剧、歌曲、舞蹈、小品、曲艺等老戏,观众觉得乏味了,渐渐地就失去了吸引力,观众也越来越少了。

朱梅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怎么办呢?困难面前,她坚定地选择了傲然向上、勇往直前,千方百计想办法把节目搞得丰富多彩,增加吸引力,提高文艺欣赏价值。

既然是“百姓小舞台”,那就要着眼于“百姓”。百姓中蕴藏着丰富的文艺源泉,只有发挥群众的文艺资源和文艺积极性,才能活跃“百姓小舞台”。想到这里,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培育好百姓文艺苗圃,在百姓舞台上灿烂绽放。由此,她开始发动群众上台表演。在朱梅娟等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有文艺才艺的人上台表演,“百姓小舞台”

终于活跃了起来。一些姑娘、妇女、老头、小伙的文艺潜能都发挥了出来,唱歌的、会快板的、说相声的,凡有一技之能的都上台来表演,“百姓小舞台”真正成了百姓自己的舞台。

“百姓小舞台”红火了,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不仅聚集了本镇的文艺人才加入,也吸引了万祥、泥城、老港、大团、惠南等镇的文艺团体来演出,甚至更远的闵行区鲁汇镇也有文艺团体来“百姓小舞台”展示才艺。得益于终于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但朱梅娟不满足于现状,她要向更高的目标冲刺。

针对小舞台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朱梅娟结合一些农村不文明现象创作新节目,向大家宣传新思想,树立新风尚,使农村风清气正,呈现出一片祥和的美好景象。她不仅自己创作,还与他人一起创作新节目。经过艰苦耕耘,终于创作出了提倡文明娱乐的情景剧《不要搓麻将》,搞好婆媳关系的小品《婆婆也是妈》、扶持弱势群体的小品《关爱》《母亲的眼睛》,以及反映抗击新冠疫情的小品《抗疫人人有责》等多个节目。这些节目一经演出,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在小舞台文艺氛围的熏陶下,活跃了乡村的文艺活动。一些舞蹈队、广场舞队、小型文艺队在邻近村里兴起。

为了满足人们对文艺的需求,朱梅娟经常带队在村里演出,而且到多个敬老院、村民大会演出,为孤寡老人和村民送去欢乐和温暖。前年,“蜡梅”的“百姓小舞台”又增加了服务内容——睦邻点,专门服务于老年人。她平时嘘寒问暖,为老年人演出,到了节日做汤圆、馄饨等点心招待老年人,还编织了围脖巾送给老年人。

有人说,你这样做,没有报酬,只有辛劳,不值得做。但朱梅娟微微一笑,说,我不图什么回报,我喜欢!是的,她只是默默耕耘,她像盛开的蜡梅花,不仅呈现着美丽,也洋溢着芬芳。为此,她多次获得区、镇文化部门的表彰,荣获“十佳好人好事”“百户五好文明家庭”“十佳志愿之星”“海上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但她不骄不躁,仍在默默耕耘着。

这真是一株芬芳四溢的蜡梅!

乡情风物

## 窗外的木芙蓉

■ 游宇明

湘地四季有花,春天不用说,迎春、桃、李、牵牛、蔷薇、映山红铺满每一处空地;夏天,月季花、薰衣草、向日葵、荷花、马鞭草让你目不暇接,原产于高原的格桑花也蹦蹦跳跳地前来落户,一点也不觉得违和;秋天,菊花、紫薇、桂花、百合挤满庭院;冬天,北风呼呼、大雪飘飘,仍然有一剪寒梅傲然向天……或许是因为从小生活在花丛中吧,我对世间的美物总有一种奇异的敏感。

住在成慧校区的老房子时,我种过菊花、一串红、昙花、文竹、仙人掌,搬进校本部的新居后,朋友送了我西洋杜鹃、石榴、月季、朱顶红,除了老房子那株仙人掌,其余所有的花都被我养死了。不是我不爱惜花,而是我每天忙于上课、写作、读书等红尘俗事,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钻研养花的学问,只知道给它们浇水、施买来的肥,浇水、施肥还把握不好力道,花儿初进我家时都是精神抖擞,一旦在阳台上待上一两个月,马上变得无精打采。我有时想:我这人有山水缘、文艺缘、发表缘、出版缘,但真的缺少花缘,我对花无甚喜欢却又不得不保持必要的距离。

然而,不管我在花事上如何无知、无成,总有一些花深深地嵌进我的生命。我刚上大学那会,父亲喜欢在家里的旱土里种些芍药。父亲种芍药当然是为了生存,这种作物根可入药,春天栽下苗子,秋天挖下药根,将其刨皮、晒干,卖给专门采收药材的人,便可以变成手中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于我,芍药更多的是一种风景。在江南丘陵,芍药也等一等的观赏花种,花朵跟牡丹极其相似,江淮地区也类似于牡丹,每到开花季节,总有一些人前来欣赏、拍照。芍药的花花朵朵如饭碗,蕊蕊金黄,白、红、紫都有,连成一片,在阳光照射下,就



春日丽景 邱杨摄

流金岁月

## 他总是面带微笑

■ 葛乃福

提起瑞士汉学家、维也纳大学冯铁教授,我们总会自然想起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李福清,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等诸位,他们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历史性的宝贵贡献。

那是2014年8月22日,我记得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初次见到了冯铁教授及其夫人时的情景。他高高的个子,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形象很儒雅。与会者纷纷趋前和他交谈,我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交谈虽慢条斯理,但语音颇纯正,看来他在掌握汉语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当有交谈者夸奖他汉语讲得好时,他只是谦虚地笑笑。会议间隙时间本来就短,不知道由谁提议,我们和冯铁教授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我至今仍珍藏着,一起合影的还有馆长王锡荣教授、潘颂德教授、顾国柱教授。

第二次与冯铁教授晤面也是在鲁迅纪念馆,具体时间已记不确切了,《上海鲁迅研究》季刊中或许会有报道。当时馆里颇重视这次冯铁教授主讲的报告会,会前分发了冯铁教授的学术成就和他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在欧洲广泛传播所作出的诸多贡献的材料,其中也介绍了冯铁教授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即《鲁迅:传记和文献资料》(2001年由德国法兰克福红星出版社出版)与《在拿破里的胡同里——中国现代文学论集》(2009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次报告会开得很成功,时间也较长。会议主持人还留了一些时间互动,让与会者提问,请冯铁教授作答。我听说翻译中直译和意译是个难题,较难处理,而意译更能测定译者通晓两国语言的功底。传说有人将“胸有成竹”翻译成“胸中有根竹子”而闹了笑话。因此,我想提问向冯铁教授请教,他在将中国现代文学译成外文时是如何处理直译与意译这一难题的?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当时我坐在会议主持人的背后,因此虽举手但未被发现,我也未曾站起来再次提问,错过了一次向他请教的好机会,会后我曾一再自责。

光阴荏苒,岁月不居。后来我从友人处惊悉,我尊敬的冯铁教授已于2017年11月4日不幸因病逝世了,享年五十九岁。闻此噩耗我难过得眼眶都湿润了。心想这不是真的吧,我明明看到过报上一篇报道:《鲁迅手稿全集》的专家组编辑团队里,不是有冯铁教授的大名吗?

我没有到过瑞士,也没有到过奥地利的维也纳,据说那里的文化积淀很厚,学术氛围很浓,出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和文学家,例如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以及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茨威格等,在这些灿烂的群星中就有我们尊敬的脸上总带着微笑的冯铁教授。

像舞台上的彩光布景一般耀眼,让你不得生出震撼之感。

家里养过墨兰,这也是我家阳台上所有夭折的花中唯一挺过了三年的。当然不是由于我的水平高,而是人家的生命力强,任我怎么折腾都要英勇地活着。墨兰的叶片像宝剑一样,狭而修长,一不留神,就会把人的手割伤。它每年十月开花,一直可以开到来年三月。开花之前先会抽出三四根茎杆,那些可爱的花苞爬在茎杆上,一层一层的,如甲壳虫。每一朵兰花都有黄有红有橙有紫,那展翅欲飞的样子,活像一只只刚刚长大的彩蝴蝶,又像一首首从唐代走来的爱情诗。花草如衣裳,换来换去很自然,但这盆花病死的时候,我真的情绪低落了好几天。

初中,我是在一栋当年的地主庄园读的,庄园有上百间房子,马头墙和窗梁上的雕刻精美至极,有神话故事、飞鸟走兽,也有众多的菩萨像,那时的我对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唯独对一株长在天井中的木芙蓉情有独钟。这株木芙蓉树四五米的样子,每年九、十月都会绽出一种茶花大的粉红花,层层叠叠的,像一个巨大的绣球,它的香味不是特别浓,却雅致湿润舒爽,使你觉得适合清洗自己布满尘埃的肺叶。从二楼教室的窗口望去,我的视线恰好与树冠上的花朵呈水平线,这于我构成一种巨大而亲切的诱惑,自习课固然要瞅瞅它,听老师的课有时也会无意识地打打靶眼,下了课更是常常跑到楼下摸它的树干、瞧它的根须、听它滋滋、滋滋生长的声音。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书,由一个普通学生变成学习积极分子、三好学生,最后顺利考入高中,这棵木芙蓉也无论寒暑,不离不弃地陪伴了我两年。

离别这棵木芙蓉已有四十多年,成年后,我走南闯北,见过的奇花异卉不胜数,却总是忘不了那株见证过一个少年心事的花树,老觉得自己的生命与文字里映照着木芙蓉的影子。

馨香一瓣

## 耄耋老人好心态

■ 唐庚生

出生于1937年的岳父,今年已经86岁了。别看他是个耄耋老人,可他耳不聋、眼不花、头不白、背不驼,身子也不富态,上下楼梯步履轻盈,精神矍铄,乍一看,像是个刚退休的小老头。

岳父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先后当过机关干部、中学教师、校长,后调到县城当了教育局局长,最后在广电局长任上退下来。退休后岳父的身体一直很棒,偶有小疾也极少住院。从他对待时政的关注和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就能感知他的心态特别年轻。岳父岳母育有二女三男五个子女,而今三个儿子

全在外地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县城,我家离岳父家只隔两三百米。作为他的大女婿,几十年来,我对他的接触和了解比较多。前不久岳母病故,为帮助岳父排遣孤独,接到他家里小住了几日。不断的闲聊中,对他的了解更深了。我感到他的老当益壮,他的越活越年轻,是有缘由的。

首先,他老有所“忙”。岳父有早睡早起习惯,起床后,晨练一会儿,进餐;早餐后,上图书馆读书看报;下午与岳母一起去侍弄菜地;整地、除草、移栽、施肥,不亦乐乎。有好些年,他们种的白菜、韭菜、萝卜等喜获丰收,我们几家人都吃不完(岳母过世后我们不再支持岳父种菜)。遇上天气不好,邀上邻居或老同事玩五毛钱一把的扑克。晚饭后散步一圈,再回家看新闻,看连续剧。这一天忙下来,紧张且充实。

其次,他老有所“学”。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岳父就是这样的人。他永远对新生事物感兴趣。过去某个歌流行,他跟着电视里哼几回就能学会;散步时遇见熟人打太极拳,他也凑上去要学个三招两式;有时在我家吃了某个菜觉得不错,非得问清是怎么做出来的。尤其对智能手机玩得炉火纯青。普通老人家仅能用老年机接打电话,可岳父十多年前就会上网,邮箱、QQ、微信他都有,视频、聊天样样行。偶尔外出购物,还能用微信支付,你说这老头儿牛不牛?

第三,他老有所“注”。所谓注,就是关注、专注。他通过手机、报纸、电视等媒体,对发生在县城的事了如指掌。比如哪个片区要拆迁,哪条小路要改造,哪天有短暂的停电。他还对国际国内发生的事保持持续关注。诸如中美元首会晤、中美经贸博弈、俄乌战争、新冠病毒……这些热闻他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近段时间,他又关注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十分期待。我们有时开玩笑地问,您一大把年纪了,还关心政治呀?岳父理直气壮地答,我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不关心这个,还关心啥呢?

这就是我的岳父大人!因为成天有事事情忙,就没时间去“感时花溅泪”,因为新鲜的东西要学习,就会忘记得失,进入宠辱不惊的境界,因为对时局有所关注,心就永远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这首歌,就是岳父这一辈老革命健康心态的真实写照。学习着充实着,活动着幸福着,这是岳父的生活信条,也是岳父越活越年轻的法宝。

光阴随笔

## 雨水节回娘家

■ 仇进才

画家戴树良曾画过一幅《雨水》图。画中,两位老农正在田里插秧,路上,两位女子撑着伞,一前一后地走着。她们背着竹篓,里面装着公鸡和米面,手里拎着水壶,巧笑倩兮,轻快地往娘家而去。她们身前有一条狗,我想它老早就听到了女子的脚步声,于是急忙跑来迎接,否则怎么头不断地往后撇,兴奋地摇着尾巴呢?它一定是在说,我们已经好久没见面了,这次一定要待得久一些呀!

“雨水节,回娘家”,这条熟悉而陌生的路,或长或短,都要慢慢地走。你看天边的燕子,像是灵巧的音符,在风编写的五线谱里轻盈地飞翔。那必然是一首快乐的歌,就连满头大汗的老农,听了后脸上都漾出欢笑。他们是哪家姑娘的父母,今天还在地里忙活?可能是姑娘住得远,他们又舍不得地,赶着时间差想多插点秧吧。

妹妹把雨伞攥在手中转着圈,雨珠洒到了公鸡的冠子上,惹得它喔喔地叫唤起来。“妹妹,你都结婚了还这么调皮。”妹妹不管,把伞转得更快了,加大马力的雨珠砸到了阿姐的头发里。“阿姐,你说爸妈是不是正在家里做饭,等着我们呢?”“肯定会的,回娘家是雨水时的老习俗了。但现在不一定就在家,说不定也赶着时间在地里插秧呢,我们快些走,给你们一个惊喜!”

一路上,碰到不少挎着竹篮,背着竹篓的女儿们,大家走在各自回家的路上。“快看,那是英子姐,好漂亮啊!我记得以前她可是我们的大姐头,和虎子哥干起仗来毫不含糊,这变化也太大了,简直像是从国画里走出来的一样!”“英子姐本来就很漂亮,只是以前不喜欢打扮,所以看不出来。不过要说变化最大的,还是大娘家的二姐。”“小哭包?”“对啊,以前大娘声音大一点,她就会被吓得哭个不停,跟小白兔一样。现在啊,活脱脱的大娘的翻版,又起腰来的气势,比大娘还要彪悍呢!她的老公反还变成小白兔了……”妹妹和阿姐一边说,一边偷偷地笑着,儿时的玩伴都找到了满意的归宿,这份喜悦让她们隐隐看懂了燕子翻飞时的跌宕起伏。

“阿姐,你今年怎么没带姐夫一起回来?”“我才不想带他呢,他过来就要拉着咱爸喝酒,偏偏两人酒量都不行,干脆别来了,省得添麻烦。”“我的想法就很简单,把他扔在家带孩子,我要无拘无束,痛痛快快地舒服一天。”这时,公鸡突然又叫了起来。妹妹笑道:“姐姐,咱们走快点,你听,它都等不及要上餐桌了!让老妈做红烧老公鸡,我怎么都做不出老妈的味道,馋了好久了。”

雨停了,熟悉的草垛也出现在了视线里。漫过细雨后,散发出朴素的清香。炊烟袅袅,像是老妈正在热情地招手。狗子飞快地跑进院子里,大声地叫着,把女儿们回来的消息第一时间报告给主人。老父走出来,大声说道:“知道今天你们要回来,我俩地里都没去,一直在家里守着。把公鸡放到鸡圈里吧,难得你们回来,还能吃你们带的吗?昨天你们老媽就上街买好菜了,公鸡、草鱼、对虾,都是你们喜欢吃的。”

姐妹俩坐在凳子上,望着厨房里的热火朝天,剥着花生,交换街头村尾,每家每户的小故事。天空上,燕子一圈圈地飞着,似乎正努力地裁剪整个村子的柳叶。狗子卧在姐姐的腿边,眯着眼睛,享受着姐姐的抚摸。唯有公鸡,一点都不安分,喔喔地叫着。它昂首挺胸在一群母鸡中踱步,骄傲的样子让妹妹看不下去了,一把花生壳撒过去,吓得它飞到了草垛上,叫唤个不停,外强中干的样子让妹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像个得逞的孩子。

“雨水节,回娘家”,这一天,她们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她们只是女儿。

